

黃耀堃 丁國偉

唐字音英語和

二十世紀初香港粵方言的語音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出版

唐字音英語

和二十世紀初香港粵方言的語音

黃耀堃・丁國偉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2009

唐字音英語和二十世紀初香港粵方言的語音

作者：黃耀堃 丁國偉

封面設計：迪智廣告策略 / 李勇

印刷：陳湘記圖書有限公司

出版單位：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通訊地址：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G23 室

Address: Room G23,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Hong Kong

電話 / Tel: (00852) 2609-7392

傳真 / Fax: (00852) 2603-7989

電郵 / Email: clrc@cuhk.edu.hk

ISBN: 978-962-7330-20-2

定價：HK\$150

2009 年 10 月出版

沈年序

人會說話，是一種天賦的能力；張口弄舌，吐氣成音，也可以算是一種天籟。天籟因物而異，春雨潺潺，秋風蕭瑟，各不相同。人的說話，也因時因地而各自有別。往往一水之隔，一山之阻，鄉音各異，話語不通，彼此溝通的障礙，只有通過細心學習才能逐步克服消除。我們知道，學習外語，最直接有效的方法，當然是口耳相傳，當下模仿。但是在沒有老師教導的場合，退而求其次，只有請教於書面的啞老師。從古而來，不分中外，為記錄語言、為教授外語而編寫的書籍、詞典，不計其數。有很多語言是以拼音文字記錄聲音，學習的時候，按音索驥，比較容易上手，就算不完全準確，但也許還有大概的輪廓模樣。漢語是方塊字，教授語言發音，十分不便。古人以直音、讀若標誌某一個字的讀音；六朝以還，利用反切，把一個字的聲韻調，分別註明。反切是受到印度聲明之學而發展出來的一套大學問，直到今日，仍然在教學上發揮作用。不過反切主要是配合漢語語音特點而發明的記音法，使用在非漢語的語言上，會有一定的限制。最明顯的例子是反切無法標示語言中的複輔音現象，例如 *st*，*tr*，*str* 等等，而複輔音卻是在許多外語中常出現的音串。所以對外語教學來說，傳統注音法發揮的作用不大。其實，

任何一種語言，就算本身用的是標音文字，也不一定能夠準確地標出另一個語言中的發音。拼音文字其實也只是一套標記符號，確實音值，因時因地而不盡相同。二十世紀，語言學家制定國際音標，每一個音標，約定公認，只有一個音值。任何語言中的任何一個音節，都可以按元音、輔音、和調高，逐一用國際音標標出。今日各國字典中的標音，一般都採用國際音標；語言教學，就算不用國際音標，也往往仿照拼音法而制定自己的拼音系統，加強學習成效。

中國人運用拼音記音，總是二十世紀以後的事。二十世紀以前，中國人是怎麼學習外語？外語發音是用什麼方法記錄下來？其實我們只要到坊間買一本黃曆，大略一翻，總會看到有一節教授英語單字的讀法，利用漢字來標寫這一個英文字詞的發音。例如，“one”註作「溫」，“two”註作「拖」，“three”註作「夫里」，音近而似。這一種標音法，由來已久。莫文暢（1865-1917）的《唐字音英語》，就是採用這種方法來教授英語發音。1904年出版的莫書，是第三版，距今已超過一個世紀，應該是一本相當重要的字書，供學習英語的人使用。其實，全書用的是漢字標音，而漢字的發音是根據粵語，所以書中用的標音漢字，正可以用來研究早年粵語的發音實況。全書數百頁，詞條千計，反映的語音現象，相當豐富。不過自來研究莫書的人不多，從粵英對音的角度來梳理材料的更少，實在可惜。今黃耀堃和丁國偉兩位先生，遍訪莫書不同版本，細加對比，從中發現早期粵音系統中許多特點，從詳考證，實在難能可貴。我這裏且舉一二例子為證。

今日討論粵語聲韻，總舉 n-、l-對立，各歸為獨立聲母。我們遍查各字典，n-、l-例字分列，絕不混淆。但是在現實語言中，n-多混作 l-的情形，比比皆是。學者常以為是時下青年發音不標準所致，也就是所謂「懶音」的表現。其實中國各方言，古泥母字和來母字不分的情形，屢見不鮮。湖南方言，泥母歸來母，四川方言來母混入泥母，當然也有許多方言泥來不混。粵語中 n-、l-不分本是語言中一種自然的變化，與發音懶惰不懶惰，並無絕對的關係。耀堃、國偉二兄在書中第六篇就清楚指出當時利用漢字粵音標寫英語發音，n-、l-時有混用的情形。例如

necklace 標作「叻咧樹」，「叻」從「力」得聲，當是 l-，對應英文以 n-開首的 neck；line 標作「乃厭」，「乃」是 n-，對應英文的 l-。兩兩錯配，正說明當日粵語 n-、l-已經不分。我曾經查過 1888 年出版的《英語不求人》，其中有英文“minute”一詞音譯作「晚咧」，也是以 l-對英文的 n-。這個例子還早上十多年。大體來看，n-和 l-的相混，大概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但是這個變化至今還沒有完成。而且今日正音人士，希望用課堂教學來改變發音，成效到底有多大，不敢斷言，但是合併的速度也許會因此而放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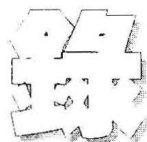
另一個例子是有關粵語中陰入的聲調調值。我們知道粵語分九調，平上去入各分陰陽，而陰入又因元音長短再分化成上陰入和下陰入。今日研究粵語的專家學者都一致同意上陰入是高平調，下陰入是中平調。耀堃、國偉二兄根據莫書中的材料證明二十世紀初的粵語，上陰入是高降調。所以高降變高平是後起的現象。我們再看粵語中的陰平，今日都讀作高平調。但是根據半個世紀以前的研究，粵語陰平分高平、高降二讀，而且相互對立，各自成調位，請詳看張日昇兄的〈香港粵語中的陰平調及變調問題〉（1969），我們再往前推，十九世紀末的記載，例如 Dyer Ball 的 *Cantonese Made Easy*，陰平讀高降，只有變調才轉讀高平。這樣看來，陰平也是經過一百年的演化，才由高降變成高平，變化正與上陰入相同。按一般對粵語聲調的研究文章，都以爲從調位來看，粵語有三個平調（高平 55：，中平 33：，低平 22：），兩個降調（高降 53：，低降 31：），和兩個升調（高升 35，低升 13：）。但是今日的香港粵語，兩個降調中的高降已經轉讀高平，低降常讀作低低平調（11：），也就是說整個降調調型已經開始逐漸消失。升調中的低升調如「佢」（13：），今有讀作陰去（33：）。似乎在平升降三種調型中，只有平調最穩定，今日粵語可以共有四平調。這也許是粵語聲調發展的一個大趨勢，而這個發展的開始，在莫文暢的字書裏可以找到端倪。

上舉兩例，對我們研究粵語語音史的人來說，莫書實在值得細看精讀。尤有進者，耀堃、國偉二兄指出書中的標音三拼法，更饒有趣味。所謂三拼也就是用三個漢字來標誌一個英語單音節。一般而言，第一個

漢字表示英語音節的開首輔音，第三個音節表示英語音節的其他部份。夾在中間的第二個漢字，有時輔助第三個漢字，有時輔助第一個漢字，以便更能準確地說明發音的特質。例如 room 標作「胡隴唔」，用「胡隴」來表示英文“r”的發音，用「唔」來表示音節最後的-m 發音。我們知道“room”的開首輔音是一個捲舌[r]。粵語中並沒有這樣的聲音。最接近的應該是邊音[l]，所以用「隴」。但是請問「胡」的作用何在？這就看出莫文暢的審音能力。英文的“r”有兩個重要的發音特點，一個是所謂的捲舌音，另一個是圓唇，所以準確地說，“r”應該是圓唇捲舌音。假如標音只用「隴」，那只能表示這個外語詞中的輔音，發音類似中文的 l；但是中文的 l 並不自動圓唇，所以普通話中的「藍」lan 和「鸞」luan，都是 l-聲母，而「鸞」的圓唇要放在韻母部份表示，例如國語注音中的“ㄨ”，或普通話拼音中的“u”。粵語中的「胡」本身是以合口開頭，所以莫文暢在「隴」l-之前加上「胡」，正表示這圓唇特點。而且「胡」在「隴」前，更說明在發音時，先要圓唇，再發「隴」母，而不是先發 l-聲，再圓唇。其間次序顛倒，就會影響發音的準確。這樣看來，遠在一百年前，莫文暢已經深明英文發音的特點，而且能用漢字標音，來幫助學習，實在叫人欽佩。今日粵語借用英語，有的時候，還看到相似的情形。比方，英文名字 Ray，早期翻成「雷」，是取其 l-音近 r-，近年翻成“wei”，取其圓唇，但兩者都沒有莫文暢標音的準確。

一百年前莫文暢編寫《唐字音英語》的目的在教粵人學說英語。我們今日翻閱，反而可以在其間發現許多有關早期粵語語音特性。而且按這些個別例子，仔細分析，也許可以進一步整理出粵語發展的軌跡。這也許是莫文暢始料不及，但也是他的努力留給後人的一大貢獻。不過，要是沒有耀堃、國偉二兄的精心研究，我們也許還不一定知道前人的成績。耀堃、國偉二兄多年在粵語語音史中浸淫，翻閱材料不計其數。我們今天看到的只是他們努力的一部份成果。所以，我們也就很殷勤等待他們下一部著作。

張洪年二零零九年秋序於香港中文大學



小 引	1
第一篇	5
《唐字音英語》與二十世紀初香港粵語的聲調	
第二篇	17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粵方言高入聲的調值	
第三篇	23
二十世紀初香山話、官話和「班本」的語音材料	
第四篇	39
歸納助紐字與漢字注音的「三拼制」	
第五篇	63
粵劇古腔與桂系官話方言 —— 雲惟利《古腔粵曲的音韻》小評	
第六篇	77
二十世紀初香港粵方言聲母的幾個音位	
第七篇	89
《唐字音英語》的再探討	
引用書目	105

附 錄.....	113
附錄 A：《唐字音英話》1904 年版.....	114
附錄 B：《唐字音英語》「通行本」.....	428
附錄 C：《唐字音英語》1913 年版及 《船務打厘人雜話》的資料.....	608
附錄 D：莫文暢的小資料.....	619

引

言

我感到自己的可恥，也感到了醜石的偉大；我甚至怨恨它這麼多年竟會默默地忍受着這一切？而我又立即深深地感到它那種不屈於誤解、寂寞的生存的偉大。

——賈平凹〈醜石〉

1. 感謝

一個偶然的機會，一個無意中的發現，就開始了這個研究。

十年來累積了幾篇論文，一堆材料。撰寫這些論文的過程更讓我們體驗了一些道理。現在翻看莫文暢（1865-1917）《唐字音英語》，一如二十多年前跟大學一年級的學生閱讀賈平凹（1952-）〈醜石〉時的心情。那些看似無用的東西，卻是非常可貴的寶物，都是上天掉下的星星。

本書每一篇的前面都記下那些幫助和引導我們的學者、前輩、同事、學生，向他們致以衷心的感謝。幫助我們研究的人，也確如天上的星星，多不可數。贈言鼓勵的，跟我們討論的，不計其數，我們只能把他們的名字銘記心中。可惜有些連名字也不知道，好像如香港政府大學撥款委員會匿名評審的學者，希望他們可以看到這段文字，接受我們的謝意。

在這裏特別要感謝香港政府大學撥款委員會的撥款（CERG No.：CUHK4551/06H），讓我們的研究計劃得以完成！感謝大英圖書館（British Library）提供兩個珍貴的《唐字音英語》的影印本！本書的打印校對得到溫煒彤、陳淑媚、許明德三位同學幫助最大，謹此致謝！感謝張雙慶教授的支持，讓本書得以順利出版！感謝張洪年教授為本書寫序！更感謝兩位張教授多年的鼓勵，讓我們在困乏時仍感到溫馨！

2. 本書的構成

本書分兩個主要的部份，前面是討論的部份，分七篇；後面是資料彙編，包括《唐字音英語》的三個版本和一些有關莫文暢的資料。

七篇的討論是按初次發表時的先後編排，為了方便讀者閱讀，全部都作了點調節，但大體保持最初的面貌。這樣的編排也許有點混亂，但這好讓讀者明白我們研究的思路，以及發現問題的經過。套用一句老話，就是知我罪我悉由此見。現在將各篇的發表和刊載的情況，列在下面：

一、《唐字音英語》與二十世紀初香港粵語的聲調

這篇是我們兩人合作寫成的。初名為〈香港粵語對音資料的再檢討〉，發表在 1999 年 6 月香港大學舉行的第七屆粵方言國際學術研討會。

後來改名為〈《唐字調音英語》與二十世紀初香港粵語的聲調〉，刊於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方言》2001年第3期，頁281-285。又收入《黃耀堃語言學論文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年），頁300-315。

二.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粵方言高入聲的調值

初名為〈五十年前粵方言高入聲的調值〉，發表在1999年10月香港中文大學舉行的粵音及詩歌格律國際研討會。

改名為〈四十年代粵方言的高入聲〉，刊於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方言》2000年第1期，頁36-39。又改題為〈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粵方言高入聲的調值〉，收入《黃耀堃語言學論文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年），頁291-299。

三. 二十世紀初香山話、官話和「班本」的語音材料

初名為〈莫文暢《唐字音英語》在音譯史的地位（一）〉，在2005年12月香港中文大學舉行的第十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發表。

刊於《第十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12月），頁73-80。刊在《第十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時，把有關俗語的部份刪去，現在放在這一篇的後面，作為附錄。

四. 歸納助紐字與漢字注音的「三拼制」

初名為〈漢字注音「三拼制」試探〉，發表在2006年8月南京大學舉行的中國音韻學研究會第十四屆學術討論會暨漢語音韻學第九屆國際學術研討會。

刊於華中理工大學語言研究所主編《語言研究》第28卷第2期（2008年4月），頁17-30。

五. 粵劇古腔與桂系官話方言 — 雲惟利《古腔粵曲的音韻》小評

初名為〈粵劇古腔再論 —— 小評雲惟利《古腔粵曲的音韻》〉（莫文暢與《唐字調音英語》研究又一），在2006年12月廣西大學舉行的第十一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發表。

刊於《第11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頁170-182。

六. 二十世紀初香港粵方言聲母的幾個音位

發表在2007年12月廣東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廣東省中國語

言學會主辦的第十二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

第七篇尚未發表。七篇討論之後是「引用書目」，沒有引用的著作並不放入裏面，至於一些引用過的網頁，也沒有放入其中，因為網頁往往封閉，不易覆檢。

資料彙編主要包括三個版本的資料：1904 年版、1913 年版和「通行本」。1904 年版《唐字調音英話》是現在可以見到的最早的版本，「附錄 A」是逐頁圖文對照的本子，方便檢閱。「附錄 B」是「通行本」，由於「通行本」不難得到，因此這裏只列出文本。「附錄 C」是 1913 年版卷首的部份。「附錄 D」是有關莫文暢的資料等，這些資料都是黃海濤教授提供的，在此謹致謝忱！「附錄 A」和「附錄 B」裏每條都按頁碼和次序加上編號，方便檢索，也加上小量的校訂，放在腳注裏。

本書之中有很多錯漏不足之處，希望讀者批評指正。

第一篇

《唐字音英語》 與二十世紀初香港粵語的聲調

提要：百年來香港粵語語音變化很大，其間有關調值的記錄有很多爭議，特別是上高平調、下高平調以及高平變調的問題。宗福邦和張日昇以前，一直沒有漢語文獻清楚提及這個問題。這裏指出在二十世紀初出版的莫文暢《唐字音英語》，可以用來解決這些問題。此外，本文指出《唐字音英語》這一類用粵語標注英語讀音供普羅大眾學習英語的課本手冊，一般目錄甚少著錄，應該予以適當的重視。

本篇得到柳存仁教授、魯國堯教授和陳萬成教授多方指導和幫助，謹此致謝！

1. 引言

百年來香港粵語語音變化很大，遠的不說，以高平聲（陰平聲）的調值為例，根據宗福邦（1936-）和張日昇（1938-）的看法，上高平調（即「上陰平」，調值為 55）和下高平調（即「下陰平」，調值為 53）本來是不同的音位。¹ 張日昇〈香港粵語陰平調及變調問題〉一文特別針對香港粵語而發，² 不過由張日昇那篇文章出版到現在，經過不到半世紀，香港粵語的上高平調和下高平調已經合併成一個音位。³ 可見香港粵語語音變化極為急劇。

香港粵語仍然是個活生生的語言，而且百多年來出版了不少直接描寫香港粵語音系的論著。表面看來，研究香港粵語語音的音值變化，並沒有甚麼特別困難的地方。不過，問題似乎並不是這麼簡單，再以聲調作為例子來說明一下吧。現代香港粵語有十一個調值，⁴ 四十年代初出版的黃錫凌（1908-1959）《粵音韻彙》，該書所列的高平聲可以有兩個變體（上高平調和下高平調）；《粵音韻彙》又提到有兩種變調，即所謂「超平調」和「變上調」，該書指出「超平調」是「高平變成更高的調子，可以叫做『超平調』」，至於「變上調」「比高上調似乎還略為着力些」。⁵ 按《粵音韻彙》的意思，「超平調」的調值跟高平聲（包括上高平調和下高平調）不一樣，而「變上調」的調值跟高上聲也不一樣，也就是說粵語的調值不止十一個。不過「超平調」和「變上調」的調值是

¹ 見宗福邦（1964：377）和張日昇（1969：85）。不過，張日昇對這個問題，似乎有點含糊其詞，說：「從音位論的觀點，我們已經毫無疑問地把粵音陰平調劃分為 55 調和 53 調兩類」[張日昇（1969：86）]，不過，在同頁的前點卻說：「……所以 55 調字中出現兩種類型：一種是基本是 55 調字，還有一種是高平變調，包括連讀變化和自由變體」。

² 張日昇說：「……本文就香港粵語對這個問題重新檢討，加以補充，並指出廣州香港兩地語音差異的現象」[張日昇（1969：82）]。

³ 請參閱黃耀堃（1994：112）及黃耀堃（1998：23-24）。

⁴ 黃錫凌《粵音韻彙》有 11 個調值，即高平聲和低平聲各分兩個調值，並加上其他 7 個聲調[黃錫凌（1941：69）]。至於張日昇〈香港粵語陰平調及變調問題〉所列的十一個調值：陰平 55:或 53:、陰上 35:、陰去 33:、上陰入 5:、下陰入 3:、陽平 21:、陽上 23:、陽去 22:、陽入 2:或 22:[張日昇（1969：81）]。不過，根據《珠江三角洲方言綜述》，廣州（市區）和香港（市區）的調值只有十個，陽入只有 22[詹伯慧、張日昇（1990：46）]。至於《廣州方言研究》認為廣州話有十一個調值，則是在廣州（市區）的十個調值之外，加上「新入 35」[李新魁、黃家教、施其生、麥耘、陳定方（1994：29-30）]。

⁵ 黃錫凌（1941：72 及 73）。

怎樣，《粵音韻彙》沒有清楚說明。

根據趙元任（1892-1982）《粵語入門》所說，「變音」有兩種，調值分別是 55 和 25。⁶ 調值為 55 的「變音」，即為上高平調，而再沒有上高平調和下高平調之外的「超平調」。而《粵語入門》所謂（平聲的）「變音」跟《粵音韻彙》的「超平調」應該是指同一樣的東西。那麼，《粵音韻彙》所謂上高平調和下高平調之外的「超平調」，到了趙元任時，已經跟上高平調合併了吧？由《粵音韻彙》到《粵語入門》寫成出版，短短幾年間，變調的調值就有這麼大的變化，不是個很奇怪的現象嗎？

另一方面，張日昇反對《粵語入門》主張「變上調」的調值是 25，張日昇認為：「……但我從香港粵音裏找不到陰上調和高升變調在調值上有甚麼不同」。⁷ 包睿舜（Robert S. Bauer, 1946-）提出一個調停兩者的看法：

研究廣州和香港粵語的學者大概都會同意：(1)50 年以前趙元任的描寫法準確：這兩種調值都不一樣，有 35 調值和 25 調值；(2) 在現代的廣州和香港粵語裏這兩種調值都一樣。很明顯的結論是這兩種調值在 50 年代之內都合併起來，變成同樣的調值。⁸

如果這個說法正確的話，50 年代粵語變化速度頗為驚人。無論如何，「超平調」和「變上調」的調值都在 60 年代以後，分別跟上高平調和高上聲合併了。

不過，60 年代以後，不少粵語語音的論著仍有跟《粵音韻彙》相近的說法，如《粵語教學與粵音研究》是這樣說：「變調的音階，是出乎九聲之外的，相似而實非的」。⁹ 我們深信近二三十年來，「超平調」和高平聲，以及「變上調」和高上調的調值並沒有分別，因此問題是出在這些論著裏面。¹⁰

從上面的例子，說明這些幾十年前香港粵方言調值的記錄，似乎需要重新檢討。

⁶ 趙元任（1947：34）。

⁷ 張日昇（1969：96）。

⁸ 包睿舜（1997：14）。

⁹ 莫朝雄（1961：54）。

¹⁰ 按：「超平調」和「變上調」雖然分別跟上高平調和高上聲分別合併，但由於變調的音節往往是重讀，因此有些人仍然覺得兩者調值不同。

2. 被忽略的英粵對音材料

要檢討描述音系的論著是否準確，就需要跟其他資料比較。音韻學的材料大致可以分成兩類，即所謂「考證古音音類的材料」和「擬測古音音值的材料」。¹¹ 研究近代香港粵語語音的材料也可以這樣分成兩種，就是考證音類和擬測音值的材料。有一部份用來擬測香港粵語的音值材料相當特別，可惜長期被人忽略。這部份材料就是供普羅大眾學習英語的課本手冊，這些課本手冊用粵語標注讀音，這類書籍一般圖書館不大收藏，多未見於比較重要的粵語研究書目，如《日本現存粵語研究書目》、¹² 《漢語方言研究文獻目錄》，¹³ 以至鄭定歐《廣州話研究論著索引》之類，¹⁴ 都沒有專類收錄這些書籍。至於張日昇和甘于恩（1959-）編的《粵方言研究書目》之中，只在「對外粵語」的部份收錄了兩三本相關的著作，¹⁵ 也沒有為這類書籍劃出一個專門分類。

用漢語標注外國語讀音的材料，素為研究古代音韻的學者重視，如所謂梵漢對音之類，¹⁶ 不用在這裏多說。近代各地方言都出現過這類材料，比如手邊有民國初年錦章圖書局出版的《繪圖增註幼學瓊林》，¹⁷ 其中有「增附」的「英字入門」部份，是用一種方言音讀英語的讀音，讓讀者掌握英語發音。這些普羅大眾的英語課本手冊大都是收集日用詞彙，按類編排，有時附上一些句子和書信範本之類。這裏特別就莫文暢《唐字音英語》這本英粵對音的手冊，討論一下二十世紀初期香港粵方言的聲調。

3. 《唐字音英語》的版本

在香港最容易找得到的《唐字音英語》，大約有三個版本。一個是由 Kelly & Walsh Ltd. 發行，收藏在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裏面，書前

¹¹ 張世祿（1902-1992）· 楊劍橋（1947-）（1987：52）。

¹² 天理大學中國語學科研究室編。1952年，天理：天理大學中國語學科研究室。

¹³ 聶建民· 李琦編。1994年，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¹⁴ 1993年，香港：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

¹⁵ 如收了 Lanctot, Benoni: *Chinese and English Phrase Book*· Stedman, T. Lathrop & Lee, K. P.: *A Chinese and English Phrase Book in the Canton Dialect* [張日昇· 甘于恩（1993：76及77）]。

¹⁶ 參閱黃耀堃（1994：65）。

¹⁷ 該書出版地點不詳，封面作「上海北京成都廣州長沙漢口錦章圖書局印行」。